

# 梦回明代过端午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芳



5月31日夜，窗外闷雷声隆隆，伏案窗前，眼前，正德《琼台志》第7卷《风俗》篇中对明代海南端午习俗的描述细致入微……

时光回溯到500多年前，当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“龙华会”刚刚过去，端午的气息便已经显露出来。城乡各处，无论乡绅还是村妇，都会早早地将活鸡抛入溪水之中，称之为“洗龙”。而洗过的鸡，还将被装点修饰起来，一直等着端午节的时候才能派上它的用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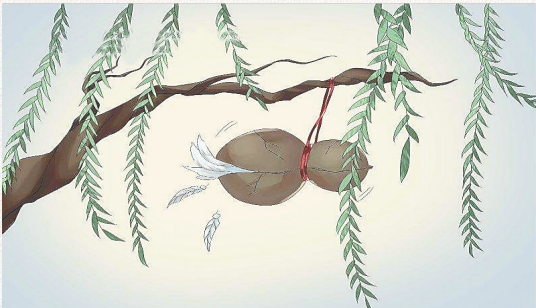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海南也有端午打马球的习俗。



古画中的斗草。



端午吃粽子流传已久。



明代时兴的射柳。

## “迎龙”斗龙歌

除了洗龙，雕“龙”也是必不可少的端午预备活动，在乡村，人们忙碌着将木头雕刻成龙头和龙尾的形状，摆放在村里的庙中供奉，并且还要唱起歌谣来“迎龙”。当这些做完，农历五月的脚步也就近了。

农历五月初一至五月初四，正是“迎龙”的好日子。这时候往往还会结成一个“端阳食会”的民间组织，每年会有一位“会首”，各家都轮流着“迎龙”到“会首”家，但可不是简单去走一圈便了事，而是在“会首”家唱歌饮酒作乐。

仅仅是唱歌饮酒，还不足以烘托端午佳节的喜庆热闹，明代人们还发明了不少游戏，其中一个常玩的游戏是“度韵凑歌”。这个游戏玩法也不复杂，首先是“会首”写一句歌词，用布盖起来，只露出最后一个韵脚，会员们得根据这个韵脚来猜这句歌词。最后还会根据猜中字数的多少来支付一定的钱。当时民间就有谚语说：“未斗龙船，先斗龙歌；欲求钱帛，中字须多。”

明代著名诗人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中记载，琼岛名士丘濬家就很喜欢玩“度韵凑歌”的游戏。书中记载，正统九年（公元1444年），当时正值乡试时期，作为庠生的丘濬刚好准备应试。丘濬有一个哥哥，是当时的“会首”，那年端午的时节，他密制了一句词为“丘家今岁占龙头”。结果才唱到第三个人就被全猜中了。

到了秋天，丘濬果然成功考过了乡试，取得了到京城参与礼部会试的机会。这一年，丘濬23岁，他的学生王佐16岁。

## 龙舟竞渡夺标

看过了“斗龙歌”，“斗龙船”的好戏也即将上演。到了五月初五这天，各个村子“迎龙”的队伍相聚于大江，要通过赛龙舟来分出甲乙丙丁。此时在河流两岸，早已是观者无数，人们摩肩接踵，舍不得错过这一场“赛事直播”。

这时候还是丘濬站了出来，以斐然的文采为后人记录下了精彩的比赛画面。丘濬在他送衡州通判唐履信致仕归琼山的《归田乐诗序》中写道：“龙舟击浪去如飞，鼙鼓喧天槌欲破。掀髯岸幘坐船头，指挥白羽横中流。锦标入手拍掌笑，楚声一曲带醉讴。向晚拿舟沙嘴泊，开筵把酒争酬酢”。

丘濬不只写出了“击浪如飞”“鼙鼓喧天”的热闹场景，还描绘了夺冠以后“拍掌笑”“带醉讴”的高兴姿态，甚至写到了停好船之后，夺冠的人家大开筵席，与亲朋好友觥筹交错、把酒言欢的生活场景。

明代著名的海南女诗人冯银，也将一首端午赛龙舟的诗写得生动传神。她写道：“端阳竞渡楚风存，疾较飞凫复出群。棹起浪花飞作雪，竿飏旗彩集如云。一时豪杰追卢肇，千载忠魂吊屈君。两岸红裙笑俚妇，那知斗草独笼芸。”

冯银不仅描述了赛龙舟的场景，还记录下了另一个端午民俗——斗草。人们会在端午节那天外出，走入乡野找些奇花异草互相比试，以新奇或品种多者为胜。今天看起来有些不知所然的斗草游戏，在古代可是广受欢迎。唐代诗人崔颢就曾写“闲来斗百草，度日不成妆。”为了斗草都顾不上梳妆，痴迷程度可见一斑。



古时赛龙舟。

## 剪柳采莲接荔枝

离开河岸，步入城中，端午这天的府城，格外的热闹。城内各处，早早便已经粽子飘香，当时的粽子已经有了羊角、牛胫、门门等品类。而行走街上的年轻男女，都系上了香袋，涂上了雄黄酒，小孩子则用涂有雄黄的彩色丝绳缠在手臂上。

城中，人们还用竹格做成旱船，用纸糊饰在脚下，四周以彩帛围住，人们装扮成熟练船家的样子，抹脸化妆，用细密的绳子系在肩上，敲起鼓锣，沿街表演着划船的戏，形成陆上龙舟的热闹场景。

而卫所之中的武官，从黎明开始便准备好了弓马、柳刀、柳箭，还在彩门上悬挂了球，将要进行一年一度走马剪柳、“射球走骹”的比赛，并邀来太守观看。

剪柳也称射柳，走马射柳在端午节清晨举行，原是将柳树干中上部削去青皮一段，使之露白，作为靶心，然后参赛者依次驰马拉弓射削白处。到了明代，变为把鸟雀放在葫芦中射。在明代射柳逐渐成为一项固定的端午武戏，在皇城及军队中流行。射球走骹原先也为北方端午习俗“打马球”，卫所军队来自外地，所以海南端午也出现了这些习俗。

看完了射箭、打马球，太守这时候依然不得休息，还要被请到府城外的南湖参与游宴。南湖之上，几艘船相互夹在一起，架起一个平台在上面唱戏，称为“采莲”。

每年端午前后，也是府城一带荔枝成熟的时节。端午节这天，城中的男女老少，往往还会乘着车马来府城南门外的丁村桥（今海口琼山区丁村附近）举行宴席。官绅之家往往会预先派人到前面择买荔枝，等家人来到便可食用荔枝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所谓“接荔枝”的风俗。

到这里，明代府城地区端午的习俗便说得差不多了，文昌、儋州、崖州等地的风俗与府城地区大同小异。但热闹还没消停几日，到了五月十一，卫所的军人又会扮装成“关王会”进行游街，连游三天，热闹不已。

相比于热闹的五月，明代农历六月的琼岛则显得冷清多了，正德《琼台志》中仅8字：“六月祀灶，六日晒衣。”整理整理灶台，趁着阳光正好，晒晒衣服。

几页细读完，结束神往，合上书，发觉雷声不在，夜已过三更，离端午佳节又近了一日。📖